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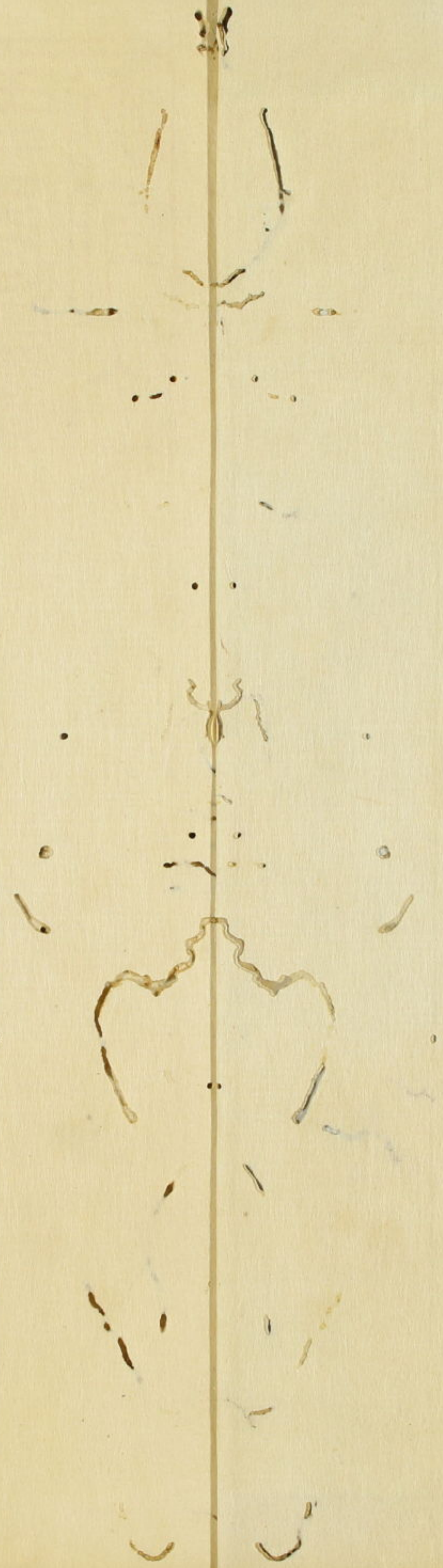
猗蘭臺集

二稿
四

~ 16
3371
11



1783
11



門 16
號 3371
卷 11



猗蘭臺集卷之四

二稿

文林洲

文

徂徠先生文集序

徂徠先生集將梓行焉其門人告曰刻成請公序之忠統曰不辭非道辭亦非道也今夫追憶往昔先生於我不以我不才以為可教昔嘗我之所為苟有可取則欣然極口曰開元天寶之

氣格漢文辭勸一勵百蓋亦進之也若或不然則亦循循焉不倦唯恐其退博我約我無所不至其教育如此其切親睦如此其厚而猶不能啓發焉至今業之不成我之罪爾今使我爲之序辟如以駑蹇之駒啓行千里力已不達不達不明夫明者文之德也達者文之用也用德不備將如之何且此不朽大事不可不慎苟知其不備僭以爲之寧不愧於心哉此余所以辭焉

也門人曰不然先生恆以公爲吾黨冠飾况乃公之篤好斯文至今不衰亦非其遺志乎廼公何辭焉詩云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公何辭焉余謂先生已以文學振名天下則受業諸子已大鳴之今此集行也我才不才固無益損於先生之德且觀此集先生平日切厚於我之言具存焉則辭亦非道也於是獨言我雖不才至于先生之教於今不敢自棄以爲之序

送某生游學京師

某生之京也爲學何勞曰夫騏驥之足止不行則步伍不過焉燕雀之羽往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故君子之于學也游焉息焉藏焉修焉以純之則蛻然幡然之道也克成曰昔司馬氏探禹穴窺九嶷游以實其言也猗蘭子曰行矣行矣勉哉有刃者礮之以砥礪有玉者錯之以他山是以大阿和璧爲命世之寶夫京多尤勝也游

以足矣而可擇非朋友哉乃溫潤者曄煥者可錯可礮勿止勿輟

銀臺別業記

銀臺去城十里去海三里驪山據其西丘林接其北而苑西南之山十丈所一五丈二其北四丈五尺一一丈五尺二而岵二松茂五餘皆雜木生焉觀名五松堂名樂樂樂樂則以樂樂五松則以五大夫也克成曰游目養在外也樂心

養在內也故山水草木之觀外之自入金石絲竹之音內之自出出入相成應感相生蕩蕩颯颯手舞足蹈可以樂心目斯觀之有也堂之常也亮通曰夫苑之制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斯何為作君作師聽政教民豈不倦勞乎此譬之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寧可為乎故有上林樂游博望黃山可以游可以樂樂也為政游也為政猗蘭子曰二子言然矣夫樂樂則中和

之感溫柔之動設之心體矣觀望則山水之美草木之榮能養志意矣益於為政

與子遷

子和嘗憂焉使非吾黨者為吾黨者焉遂愠焉以言猗蘭燕稿序子和之意空乎哉辟之材山多出焉以山言之也論其材之美惡以材言之何必山之所出焉乎山門也材徒也頃或謂雖執政執事數人而如統之材不有蓋皮相也夫

芝蘭生于幽谷不以人不知而不芳而以其清
潔類乎污穢何可類乎雖然明明在上百官牛
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梓茹亦山雌也何
必曜矣是予所執事也子和愠乎無美惡稱吾
黨今亦實知之故感子和之意言足下足下如
之何

與君瑞

辱書其意切切惻惻吾反愧耳詩云雖有兄弟

不如友生足下之謂也吾今在職也上求材則
殘木求楫則致船公事鞅掌豈暇外慕乎交游
之廢豈唯不佞之罪而已乎時勢居然足下幸
察之又辱示大篇古人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
辭巧乃謂此篇乎今吾獨無舟車相濟達何爲
得進乎每見朋友之進難於駑馬千里也時時
子遷至談笑如舊琴曲如何期之耳亦寂寞其
無如之何

源子猛好文亭詩序

好文亭名也主人子猛也賢而好學常使子和客子和以狂侍焉子猛能知不狂焉也何子和卒子猛愀然如失左右手云予聞之以爲和璧天下之寶也何使天下之寶爲一人之寶爲乎一人之寶一人耳摧焉碎焉天下何憂焉天下所愛也夫百川學海而至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君子取其所可取而學則子猛之意

乎子和於子猛括而羽之鏃而礪之者乎不然何至好學甚乎亭可以名也乙卯之春索詩天下之秀才詩成若干篇終以爲卷請序予予以今職雖不頌蓋其亭然以子遷之所言子和之所用知其賢而好學何爲可辭乎序云

與子遷

足下自愛足下如何雖吾黨誇詡一時然挾大山而超北海獲雲雨翔虛空者其唯二三子耳

嗟難哉世謂驥尾千里不難何其不難哉然則
蠅亦少也頃執政某問足下博達其問比晉江
昆陵君子予荅之以塗之群瞽取道一夫戲言
足下足下一解顏

與君瑞

日所言拙稿梓成不佞以為不足為不朽子遷
曰不然子遷何乎吾黨旗鼓也旗鼓是為不佞
何非焉乎加之辱足下序文子遷秀緯亦為余

冀朽生輝乃掩其醜可謂二三君子大惠也即
拙稿奉贈

與秀緯

藏書名山傳名百世作者之志願也不佞雖不
才乎不有其志乎初稿梓庶亦其志云然而力
不足辭不次唯以二三君子所序為編緝光輝
也一大庇哉即一帙附贈不悉

慎言箴

猗蘭臺集卷之四
天命不又敬之恭之言語為階不慎維危戰戰
兢兢維發維時耳屬于垣已而不反無曰苟矣
君子志遠

賀越君瑞五十初度序

越君瑞為五十初度子遷曰君瑞善好學而達
臨事而敬交朋友而信又且有壽相矣能繼父
祖以術寵於國家不謂忠孝備矣乎夫壽賢不
必得不肖不必失雖然其性和寧事不迫行不

屈是以長矣褊窄則反是以不能全已所稟也
猗蘭子曰大山兮峻深淵兮潭潭兮峻兮故草
木茂焉禽獸居焉鼃鼃蛟龍魚鼈生焉人之得
時施業天下猶山淵生貨財乎然則壽福不欲
而至名譽不索而發是謂正命乎聞者曰兩言
美矣以為壽詞

復君瑞

辱書頃足下夢得赤帝賜占者曰思夢也足下

何思之甚乎幸哉不佞藏中有赤松子所傳蜀
葵能散思夢足下之業既已踰三世然如是神
藥恐不蓄乎試呈其能散之藏中一妙種也近
覽以粲然青綠色而為畫蓋圖一先生茹大魚
也筆勢神妙想夫王摩詰吳道子之類乎子遷
索得之足下若欲覽焉致之子遷子遷必笑荅

寄子遷

疇昔為梓使家僕習字既已一期未可不佞以

為不可為因以為如秀緯書法便利生平所用
乃止其所習焉而改之即試使書近文能肖緯
書彼能得之余之右手也常與足下言書寫之
勞少免焉乎日言豚兒銷閑時時所為活字成
字字未可其勞亦甚奚得大成乎所成一紙附
呈

又

名山大川之觀既已入陽春陽春之氣其盛哉

猗蘭臺集卷之四
自臘以來未見霏霏者也而北棣已開正是東
君之德哉伏惟足下起居萬福獨以彫龍遇此
時不日具安車玄纁而聘然則子陵亦何如是
足下之榮名小人所願也陽鳥一隻附呈八日
之約勿見違餘面既不悉

又

花箋之畫乃如足下之言葉蕊未佳使梓人爲
白蕊焉愈如其言唯圖其大體耳其色者殆得

焉此箋已成乎可謂社裡一猪兒也乃亦大雅
之一事哉如何覽畢見還不日得其兒使至先
生前正月十二日忠統頓首

送僧大潮歸西序

湖州僧竺菴爲法聘矣僧大潮亦以監院從焉
潮求予文曰庶幾有大篇與斯不獨余之榮而
已乃褒重之於竺師而誇詡文運盛于吾東方
其可得與猗蘭子曰夫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

石激韻和如球隍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
生矣今夫以潮之言為聲乎何有意乎堯舜之
國以潮之榮為形乎何有意乎一時之譽我曷
可為焉乎所不可辭者潮能交信吾黨而能厚
故舊之誼曷不可言乎又且為潮有言我在昔
過磔山始至雜樹鬱蒙再至見伐之者夫精舍
無樹則不邃不邃則不寂蔑不寂蔑則不尊重
今潮勞心事務扶助磔山如此其戒焉一可以

知萬也蓋至如法境深遠四方歸依其在其人
乎非我所言也

逍遙館讌稿序

詩之為韻也以游游之為讌也以詩詩以見才
才以見詩詩之德也邦也築逍遙之館也讌而
招才也梁之園金谷集及修禊之類可知也雖
古今乎人情所發其殆不異焉則聖之於詩亦
可知也此卷也惟一日之游而已然而視其古

則豈不亦千載乎子遷評焉余何不可序

答君瑞

空哉慟哭之甚讀書復已泣下足下小心諒有
不可言者延陵三號亦何如焉雖然命也無奈
何且雙珠在左右天性之恩何其不遂焉乎社
稷之事子遷審焉不佞誠能知悉也故推足下
之意乃敢下悃耳而叨辱美意不佞何德及此
唯是同社之誼又安得止矣

與子遷

子遷如何不佞有遠遊之志久矣而數年繫官
未嘗至爲企予也吾曹戲曰不調亦一雅如不
佞有其志者不曰不如此乎春草成茵人氣飛
揚壯觀可以盡時也蓋尤可先者芙蓉海日金
華春濤此勝也天下人才之所競也不可不遊
乃至與足下傾杯揚歌究山水之志相與酌酌
旁若無人乃數年病軀業已霍然噫夫可得乎

答君瑞

開一籠則海大魚三尾轉於鹽中而如生矣不
念譙門比邨之間業已得之是實自天降腴惠
甚也向以子遷之言切戀其美旨不異張翰之
思今已飽之口腹晏然余恆欲垂釣於江湖而
稱煙波釣徒而我之所好不遂而志和唯美味
是寄志在魚耳足下一解頤

雪舟小軸後記

此一卷僧雪舟所畫筆意神妙實得山海風雲
臥遊遠邇世稱此卷爲小軸其大長門侯所藏
予嚮使狩古信摸今復見此卷愈知山水之妙
無比肩者使古信門人摸間所不及予加墨焉
不知與其真別否

送崔生歸合浦詩序

合浦多美玉蓋其所產碧白赤黃之屬皆煥若
焉或曰竒州也夫王者天地之精也而精能聚

于此不謂竒乎不唯玉而已於人亦然崔生嚮
來東都游于東野之門十有五年于茲詩成若
千篇其詞皆煥若焉同門之人盡賞竒才焉今
秋爲其母老歸焉同門之人爲詩而餞已而成
卷使人請序猗蘭子曰昔荆山之玉和氏抱之
然唯一而已且不聞有其詞今崔生善詩竒竒
孰與和氏夫是行也爲母也而之其州乃碧白
赤黃之屬盡得其煥若之詞而發潛光焉是實

玉之煥若乎天下可謂竒之竒也爲之序

御府藏趙昌牡丹畫跋

按譜趙昌善畫花果名重一時御府所藏牡
丹畫雙幅誠造神妙也乙卯秋 允賜借覽葉
上盡以細書題花名想夫宋帝使昌畫上苑名
花者與花種凡二十有一新軍十二紅鞞紅牙
似紅禁苑黃鴈來紅滿霞紅 紫股金 露黃
疊羅富家 一撮紅抹林紅 汾紋酒酣紅

釵頭十二紅稷紅魏花以上可讀者十四摩滅不可讀者四不書者三蓋經世雖久其存猶為多也乃使守富守尚摹焉亦已逼真可賞其名余臨書焉

與子遷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即見白雪稍消陽春之氣哉唯不變者大業盛德日富日新是則足下所大也多福莫過焉則寡人為足

下所喜也舒鳧一雙奉寄伏請八日見枉幸

又

余嘗與足下誹笑鑿書畫者也久矣頃有人攜來明吳野仙之自畫讚圖書儼然余乃使今之鑿者鑿焉畫曰呂記讚曰趙子昂余笑而捧腹其將何以鑿之為乎然流俗信用之不問識者所言亦何故乎其可歎乎又將不可歎乎世之所為燕石者我得而藏之皆明壁耳流俗不用

吾黨幸也凡人之所好大抵如明笠翁所好故
書畫之體不欲古雅是以近來書畫亦如是可
歎甚也足下如之何鑒者旨昧誹笑益甚

僧法常畫跋

僧法常所畫瀟湘八景畫不盡相傳焉獨夜雨
秋月晴嵐歸帆落雁晚鐘耳瀟湘洞庭遠浦
御府所藏也其餘列侯藏之晴嵐落雁秋月三
者筆勢極妙古人所謂隨筆點墨而成意思簡

當不費莊飾誠然卷末僧若芬所畫同景傳而
存者三焉亦各列侯所藏也傳道芬極天下偉
觀摹寫山水世間求者多矣然則今存此三亦
為不少乎併令狩古信摹焉因題其後是我愛
古畫之僻也

與子遷

醒而讀足下詩古調亦復驚人誠得之也豈不
盛宴乎齊房之歌奚如焉實王者德至於地乎

千載而有此調千載而有此調芝產統之苑不足為奇也醒而見側足下之詩在牀頭故謝以書

與君瑞

余莊芝生諸君有辭足下見賀乃以余在今職發太平之瑞於莊云豈然乎夫天以朝有人而欲使其瑞則其猶執政有焉余何足與焉考之莊值都之南得陽而生矣明年必有大賀于

朝尺寸無非王土曷敢以莊言之乎子遷亦有詩今日喜而讀者二三子之言耳即太平之瑞也可謂勝芝也不堪感佩鰕魚併呈

答某問

前者承問學詩余則謂可與言詩已矣今乃論以後儒道學之說譬猶欲湯之滄而加之薪也空哉詩之難言也如諭示一二或出乎宋人之拗而此方鄙儒小拘以為口實文其陋者固不

與詩之教相關非獨不與詩相關亦不與古之道相關夫古之道載在六籍則詩果何道哉如三百篇風雅文采莫尚焉即變為騷為漢魏為六朝而為唐大抵盛唐以上亦皆視古修文所以不失風人之旨也是以後之言詩者有取法焉於古之道未嘗相悖今舍此而徑情直行言其志乎則三百篇可廢也所謂風雅之旨將不知足下以為何物而足下云云謂古之詩無文

詞此蓋為陋儒所誤也夫古之道至宋掃地詩亦壞敗當今世儒唯宋是守夜蟲疑日轉輒為陋不復知有古足下高明亦已先聽為主愈攻愈固縱為百說牢乎不可入也不可入則如無相質來書有言致力於經書窮志于鄒魯果如所見亦獨後世理學而已鄒魯經籍安在哉至稱本邦自古以詩鳴者野乎管乎五山縉流乎以今視之此方在昔文運未開曰亡詩可也足

下乃欲倣此何自見之卑也果哉詩之教難言也今不多言姑且埃憤悱之時耳足下念之

村上鳳凰琵琶記

村上鳳凰之琵琶傳爲名絃其先邈矣五十有餘年以前瞽者福山者珍藏焉云福山遇災急矣乃投之水中旣沒三十日出而見之如故愈知爲名絃云後爲服某藏器元文元年九月望某子某將贈之余余辭焉某曰在余家則燕雀

也在公家則鳳凰也且不鳴也久矣今已得妙手而發其聲是則鳳之遇時也於是受爲藏器遂書其名於筐上記其傳於筐裡爲使後人知也

徽宗帝胡鷹畫記

元夏文彥寶鑑曰徽宗帝好畫善墨花石自成一家不蹈襲古人軌轍尤注意花鳥點睛多用黑漆矣以此觀之今世所是者非邪今所是者

如趙昌舜舉之丹青者認爲徽宗之畫且設色精密者多筆意皆失帝王之氣格豈謂真焉乎畫家曰徽宗鷹畫不到吾國故偶睹胡鷹亦疑爲不真焉豈是邪此胡鷹之畫精神筆意頗有氣格雖設粉色哉疎淡不密羽毛睛中氣力凜然又且大學士蔡攸讚筆力字體頗爲宋筆也予嚮請覓之君瑞君瑞惜甚矣遂以仇實父之畫換之諸畫者皆爲不真也未見徽宗真畫何

以審定其不真乎

鳳雲行琵琶記

余嘗好胡琴弱冠而志焉壯而如有得矣元文二年春今出川黃門見贈鳳雲行胡琴其器至古其名至高矣乃讀大中大夫光逸之所記已及千有餘年甲槽木質歷年往往陷作蝕文而聲響殊勝形容甚韻即抱而一撥則大音小音雜而紉焉譬如水之澌然而鳴風之肅穆而落

孤鶴之夜啼寒猿之曉叫於是春鳥嘯花秋蟲吟藜或臨飛雪或望皓月此時也衷心從容而其聲愈美矣古朱生阮咸孫放孔偉之輩皆好之而得善彈之名也吾豈敢焉然而至所樂則一也故記以稱揚後之好音者

與子遷

昨余得二十四聖賢純孝畫跋明人數輩皆賞翫仇實父畫妙之語也卷初有王元美鑒賞之

圖書卷末又有詩其詩仇生逝後因其畫而懷之語也乃元美自作也想或元美藏中物也其圖書及詩中之語亦有藏中意也惜哉其畫不傳焉然徠夫子家藏之外未聞有此書乃為猗蘭藏中物舞蹈無已八日見枉以一奇書下酒伏請勿違

樂書序

吾國為樂也即古樂也自六朝至唐漸傳諸吾

國而彼已亡矣今獨存吾國好古國也統也好
樂久矣名山所藏古樂書多有得之比考古調
已明故為後世亡失此調記以傳焉凡秘而不
傳吾國風也是以亡絕亦多可惜甚矣統也不
為秘乃憂亡也雖然又何輕易傳不上堂人乎
統自弱冠至四十六七年未見入其室者非鄭
衛之音也今伶人等能者多矣然亦因好古志
故風雅略失

與子遷

茫然絕目而望足下遠游今如何游所幾何尤
勝幾何詩賦幾何沈醉幾何烏石等發狂以行
樂噫噫如不佞籠中鳥已若翱翔何雅量日衰
詩囊屢空何以慰滯思茫然絕目不亦空乎倚
蘭子梓成以足下之嘉歎俚言采榮不堪感佩
也烏石之書鏘然可謂社中之珍也全卷附呈

與君瑞

徠夫子以古學爲古學也古學已成嗚呼道之
寥寥乎世微夫子已矣夫蓋夫子於古有所依
以知焉也余不佞亦以今職聊有所徵也是以
吐俚言以述言積而成篇篇積而成卷遂名猗
蘭子子遷愛才故爲甚大之賞益愧鄙言也全
卷附呈

與秀緯

退朝則左右詩書小人之故僻也近猗蘭子書

成其所述言大底徠翁之學道也猶且以今職
有所知者俚言積而成卷今梓行焉而呈之社
中諸公足下常不以小人之僻而爲僻也及看
此書愈以爲足下之鑑當矣不可不呈

